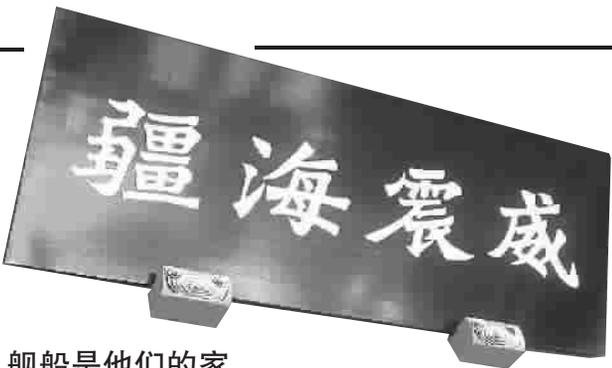


走向深蓝

——航海实习侧记

◆ 钱榕



舰船是他们的家

参加航海实习的一百多名军官教员中，只有19名女军人(两名军医)。女士的住宿舱位于前端下方的甲板处，舱内宽高皆在三米左右，洗漱间、卫生间、浴室三室相连。据战士们说，这已经是舰上最好的住宿舱了。男生们则住在坦克大舱内的舱室之中，因为人多，除了床位满员，有的甚至还需要支起吊床睡觉。而这样的住宿环境，还是舰上的战士们让出了自己的宿舍和铺位。

“那你们在哪里睡呢？”

“船这么大，找地方睡嘛。”

于是沙发、地板、甚至楼梯的仓库，皆成为他们的床铺。

按实习计划，女生班被派到舰船底部的机房处，参与舰上的值更任务。

刚下楼梯，震耳欲聋的机器声炸裂在耳边，关上隔音门，虽隔绝了轰鸣声，但巨响的威力依然将坐在椅子上的我震得打颤。不到一个小时，已然头疼欲裂。

为了减小噪声带来的伤害，值更的战士们都自备了隔音耳塞。当日的值班员刘班长告诉我们：“戴着耳塞也只能抵挡一部分声音，船不出海的时候，耳朵还是会经常耳鸣。”听到这里，心中不禁对长期在船上生活奔波、与大海交手博弈的舰员们，升起油然的敬意。

在深海中航行，手机没有信号。到了晚上，实习队员们躺在宿舍，一边要耐受船身的摇晃，一边牵挂起远方的亲人。接近陆地时信号出现，队员们便纷纷来到楼梯与大舱处(这里信号强)，给家中的爱人与儿女报平安，诉说思念之情。

这时就想起脚踩陆地的坚实与温暖。

船靠码头时，舰上定时有士兵在楼梯处轮流执勤站岗，于是问起船员们平日的闲瑕生活。值岗的战士汪小俊告诉我：“若是船不出海，我们除了日常的训练，平日需要对舰船进行维护，刷漆、擦油，保证它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，这样出海时才能确保航行的安全。”

“在外这么多年，你们想老家么？”我问。

“开头一年特别想，每天都想回去，后来时间久了，也就习惯了，习惯不去想它。但只要一想，眼泪就止不住。我们水兵在岸上没有住的地方，船舱就是我们的家。别看舰艇可供活动的范围只有几十米长的坦克舱，但舱内设有乒乓球台桌，划有羽毛球场地，还配备了呼啦圈、毽子等健身器材，另外还可以围着大舱绕圈跑步呢。”值岗的战士汪小俊腼腆地说。他黝黑精瘦的面庞，那一刻格外明亮。

我跑到坦克舱，看到除了小汪说的那些，还有队员自备小凳，支起小桌铺上棋布下起了围棋。

“不畏巨浪高，但忧柴不齐”

起航的前一晚，青岛校区的负责人江参谋再三叮嘱我们，在出海航行时要远离栏杆，别在甲板多加逗留。

远离栏杆？心中不免犯起嘀咕。出发前，我曾浪漫联想，在舰艇上依栏远眺，感受天风海韵，该是多么惬意啊！故对江参谋的话有些不以为然，心想，栏杆可是观赏海景的最佳前沿阵地呢。

江参谋看着我狐疑的神色，亲切的笑容渐渐变得严肃。

“我以前也是水兵，那时心高气傲，仗着自己年轻，常常不把前辈的话当回事。可能是老天惩罚我。没多久，我和最好的两个兄弟出海执行任务。不凑巧，我们遇见了大风浪，因为经验不足，配合失误，船翻了过去。我两个兄弟都牺牲了，我侥幸活了下来。但再也不能出海了。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。我很愧疚，有时甚至会想，或许活下来的应该是他们。”

说完这段故事，望着夜色中的青岛海，江参谋陷入了久久的沉默。“你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来临，且你们还没有航海经验和相关素养，更要保持足够的警觉。安全第一。”心中惶愧。这才理解了他的一番苦心。

上艇后，更印证了他的话。

“嘀——”悠长而响亮的汽笛响彻在青岛港口上空。2015年8月7日，16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海军机关人员、教员汇集于一艘服役了15年的“老兵”船。

“左满舵，啊！右停车，啊！”在领航人有力的指挥口令中，舰船缓缓地驶离了港口。

天气炎热。汗水顺着额头、脖颈、背脊滚滚向下，实习队员们分区列队跨立在甲板，海鸥环绕着桅杆与船同行，场面庄严而神圣。

一场为期20天的航海实习拉开了序幕。



■ 西沙哨兵



■ 西沙的灯塔



■ 英姿飒爽的水兵

每一次航行，对于水兵们来说皆是一次冒险，一次与大海的搏斗。海上无风三尺浪，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，即使是出海多年的老兵，航船时也来得不得半点马虎。

如果说陆军的训练侧重个人军事技能的话，那么海军看重的则是团队合作精神。风流、水流、船位、靠拢角度，每一环节都会影响靠泊，一不小心舰船就有搁浅的危险。靠港、离港、抛锚、值更、灯火管制，一项项看似平常，其中却潜藏着危机与风险，而这些，并非单靠个人的技能素养所能完成。若船员们动作不齐，心不一致，抑或哪个人执行任务时开了小差……任何微小的失误，到了大海上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8月的海上天气炎热，离港靠港时，我只穿着短袖海军服，而舰员们除了一身迷彩，还要穿上厚厚的救生衣。靠码头时，需要六根缆绳将舰船固定，每根缆绳由两名舰员负责。船上的舰员抛缆绳球，由岸上的舰员接到后，将绳子拴在系缆桩上。为了使靠船位置准确，整个过程需要重复调整多次。缆绳粗重，舰员们需要用全身的力气去抛绳或拉绳，并且动作得十分麻利，若船离岸远，或有逆风，缆绳球往往会抛进海里，如此就得重新再抛，几次下来体力损耗极快。岸边的礁石很多，缆绳粗重，若舰员们体力不够抑或稍不注意，随时都有意外发生的危险。

除此之外，晕船也是水兵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。舰船行进途中有时摇晃得厉害，船身时上时下，时左时右。有的实习队员课上到一半，扶着坦克大舱的墙，强忍着呕吐的欲望跑回了宿舍；有的即使躺在床上，依然头晕目眩。

舰艇的政委告诉我们，要是台风来袭，连很多老兵都难以忍受。“远海航行时，有人因为晕船反应剧烈，呕吐不止，恨不得从船上跳下去；还有一些护航的船员，因出海时间太长，船上生活过于枯燥而抑郁，接近精神失常。”

闻此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“远海航行很辛苦。近几年，舰艇的海上行动年平均都在200天以上。大海太大，人太渺小。然而，不畏巨浪高，但忧柴不齐。只要兄弟们团结一致，相互依靠，这些都可以克服。平时得闲我们会开展一些文体活动，日子还是有色彩的。”

刘公岛之思

晚饭后，我与几名女实习队员来到甲板中央吹海风，看落日。

不一会儿，一位中年男队员走过来给大家看照片。“这是刚刚

抓拍到的，希望你们喜欢。”他用低沉的声音说。照片中，大家的剪影印在晚霞里，颇有意境。

后来上课时，我们得知这位充满诗意的队员，是来自南京指挥学院教授作战学的老师马爱国。

马教授40岁左右，留着平头，皮肤黝黑，挂着金丝边眼镜，看上去结实干练，第一眼给人的印象，像军队里铁血严厉的教官，若放在学校，则是典型的教导主任。平日常话不多，空闲时常看到他搬着电脑到餐厅工作，周围人来人往，他却旁若无人，埋首备课。

实习队员的上课地点位于坦克大舱。坦克舱内空气闷热，发动机的噪声在耳畔轰鸣，人在里面即使只坐不动，不多一会儿就汗如雨下。老师在上面讲课，时常要掏出纸巾揩汗。这天，是马老师授课。课未开始，已满头大汗。他摘下眼镜，往衣服上简单擦两下，开始讲授。两个多小时的课程，滔滔不绝、引经据典，不时中英文互换，讲到亢奋处，他不禁从座位上站起，挥舞双手，慷慨激昂。当说到甲午海战邓世昌为国捐躯、战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屈辱历史时，马教授双眼潮红。刘公岛海战，旗舰定远舰炸毁下沉。日本人打捞起残骸，在福冈修建了一座“定远馆”，大门就是用定远舰被炮弹洞穿的钢铁做成。这扇大门一直默默地站在那里，蒙受着羞辱。“海军之殇，民族之痛！”说到动情处，马教授潸然泪下。

舰船抵达威海港口时，实习队员列队前往刘公岛参观学习。刘公岛，一个标志着海军诞生与发展的历史圣地，一个记载着海军战斗与失败的屈辱之地。我们虽非封疆大吏，却是一个个热血中国人。在北洋水师提督府面前，163名海军战士举起双拳郑重宣誓。“人民海军向前进”在刘公岛的上空回荡，庄严的誓词与“威震海疆”的牌匾，激发了在场每一位海军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荣誉感。

当天，岛上举行了一场签名售书活动，书的作者正是甲午英雄邓世昌的后裔。在场购书签名的人很多，马教授也是其中一员。通过工作人员的帮助，他终于获得作者的联系方式，得以向对方表达敬意，并诚叙自己的感想。

“极”与“极”

经过四十多个小时的颠簸，大船终于在8月20日清晨抵达目的地——永兴岛。上甲板时，队员们无不眼前的景象所惊艳。

西沙的海与别处大有不同，岸边的海水碧蓝，澄澈透明；往远处瞧去，海水陡然分界，朝深蓝渐变；抬头仰望，白云与晴空浑然相接，乳白的沙滩细腻纯洁，一红一绿灯塔如深情的爱人般对岸相望，如油画，如壁纸，纯净而唯美。

但喜悦的心情很快便被岛上的天气给浇灭。海边气候潮湿，盛夏之际，酷暑高温使永兴岛变得像个巨大的蒸笼，走在路上，不一会便汗流浹背。别说人受不了，小岛的狗也受不了。烈日悬空，树阴底下到处趴着耐不住高温来避暑的狗。大队伍从身边经过时，它们便直起身子探头打量着，圆溜溜的黑眼睛，充满着警戒与好奇。带队的士官说，永兴岛的夏

天即使到晚上温度也极高，宿舍内没有空调，战士们经常到夜里十二点都无法入眠，大汗淋漓。

行至中途，实习队员中不少人出现了头晕气虚、乏力嗜睡的症状，起初当是中暑，后来听军医说这其实是“醉氧”引起。永兴岛靠海太近，岛上的氧气过量，不少初登者便会因过于充足的氧气而引起不适。而这种现象，在海面航行时同样也会出现，没有坐船经验的人在在大船航行时，总觉得昏昏欲睡也就是与“醉氧”有关。

走在岛间小道中，排列的椰树昂然挺立，仰头望去，每棵树上都结着饱满翠绿的果椰。然而带队的官兵告诉我们，若是台风来袭，岛上的椰子树被暴风刮伤了根，往往要死去一半。

除了天气问题，西沙还淡水稀缺，矿泉水、纯净水需要从他处供应，碱性的沙地与土壤使得蔬菜无法生存，战士们吃的皆是大棚种植。棚不大，几块菜地种着一些普通常见的蔬菜，但这普通常见搁在此地，也变成了珍稀奢侈品。

常年驻守在岛上的战士对西沙这样评价道：西沙这个地方，人待一天是天堂，待一周是人间，待一个月就是地狱。三句话中，饱含着一位边防战士对这国境之南的土地深刻而复杂的情感，是一种“极”与“极”的体会。

西沙的战士们很多都是单身。有的自身条件十分优秀，却也依旧难以成家。“别说姑娘不愿意嫁，我都舍不得娶她。”来自湖南的一位士官苦笑的说，“我有个战友，老婆难产死掉，他都回不去，因为么子类？没有到岛上的船。舰艇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启动的。哪个妹子跟了我，要受苦的。”听到这里，周围的一行人都沉默起来。

古往今来，军人的人生价值与职业束缚较之普通人往往有巨大的不同。而在和平年代里，虽没有炮火的威胁，却也有着太多引而不发的精神危机，那是关于内心的战役与灵魂的隐痛。

驻守在海岛的这些战士，他们无声无息地奉献，日复一日地训练，以时刻保持最佳的战斗状态。然军人这一身份却存在着一份永恒的悖论，于是奉献的止境在哪里，饱满的战斗激情何时得以释放，军人内心的悲怆与痛苦如何表达与诉说……望着眼前这些无私无名的战士们，胸中有千万个问题想问，却终究问不出口。

忽然想起到达永兴岛的前天晚上，舰船在海中央临时抛锚。实习队员们聚集在甲板上，听航海长讲识别星星的方法。航海长用手电筒照着天上的星星，教大家找寻北斗七星、天蝎座等。站在航海长身旁背手而立的人，身材壮实，背脊笔挺。身边的伙伴告诉我，这就是舰长。

我悄悄看着舰长，发现他虽然头发花白，但眼神仍然如此清澈，犹如一位果敢的年轻人。他正不动声色地抬头望着前方。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发现那里是一望无际的海天交接处。

大约有一个多小时？舰长始终保持着眺望的姿势，腰背挺拔。

此刻，忆起那清澈的眼神和一直挺拔的背脊，突然明白，坚守的含义。

本版摄影：钱榕